

## 江花

## · 行吟 A7

## 由童谣《大冬大似年》想到的

■文/笄翔

“大冬大似年,家家吃汤圆。老师不放假,学生不把钱。”

还记得儿时和同伴们一起唱着这首童谣时的情景:调皮、天真、无邪、无赖,甚至还有一副泼皮式的嘴脸——差人家的钱不还,一副自是得意的样子,我就不还,看你怎样?这样的童谣上不得台盘(进不了课堂,上不了课本),甚至近似于流言飞语,但它口口相传,竟让我记得几十年。老调重弹,是习惯使然,是对往事美好的眷恋,是自身品位的低下,还是对当下孩童们学习生活现状的无奈?真的难以厘清。

大冬,冬至也。大冬放假原是有案可稽的,“冬至前后,君子安身静体,百官绝事,不听政,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所以这天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,军队待命,边塞闭关,商旅停业,亲朋各以美食相赠,相互拜访,欢乐地过一个“安身静体”的节日(《后汉书》)。唐朝大诗人杜甫、白居易都有“冬至”

诗,也说明对大冬的看重。大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阳历上的最后一个节气,据说也是一个重要节点,其重要性在于它是“阴极之至”、“阳气始至”,且冬至过后,新年就在眼前,所以就有了“冬至大似年”的说法。关于它的理论研究成果颇多,恕不一一交代。只是不知何时大冬又不放假了,留待专家们探究去吧。

因为有了大冬大似年的比喻,还有童谣为证,可见其重要性。《大冬大似年》,说白了只是顺口溜,充其量只是一首打油诗,用今天的教育观念诠释,难登大雅之堂,但它却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,不乏众多下里巴人的喜爱,给人以愉悦、以回味、以念想。像这样的童谣还有很多:

——大头大头,下雨不愁。人家有伞,我有大头。

——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,外婆叫我好宝宝……

——洋枪打老虎,老虎吃小

孩,小孩捉小鸡,小鸡吃蜜蜂,蜜蜂叮痲痲,痲痲扛洋枪。

这些童谣朗朗上口,诙谐幽默、音节和谐、形式简短,且递进关系清晰,逻辑性强。它们没有明显的思想教育的痕迹,轻松戏谑之中,浸透出无可辩驳的生活哲理。“大头”,充满着自尊自信;“外婆桥”,尽显祖孙隔代的亲昵;“洋枪”,是谓一物降一物,不管你本事多大,总有一个本事比你大的在后头,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

以前孩子的假期少,不放假胜似放假;现今的孩子假期多,放假等于不放假。两相比较,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放假。

以前孩子唱童谣唱得自在,想唱就唱;如今的童谣也很多,或许是太正规太高雅,而不容易普及;或者说功利色彩浓厚,多为成人化,专家学者化,于孩子却如同鸡肋。不知道李杜唐诗苏柳宋词是否由政府出面,从小抓起,培养而成的?

现在的童谣重视了思想性,强调的是爱党爱国,励志,即使知识类、生活情趣类的,也多是教育孩子要团结友爱,要民族团结,要尊老爱幼,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屡屡感叹人心不古。至于廉政童谣成为某一时段的主题,则更是一绝。不知道“老虎”和“苍蝇”因此而减少了多少,不知道有多少家长愿意倾听孩子唱的廉政童谣,也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童谣能够让唱的人记上一辈子。当然如果因子孙在父辈祖辈面前经常吟诵廉政童谣而杜绝贪腐,倒也令人拍手叫绝,乃功德无量彪炳千古了。

总而言之,童谣是由一代人口耳相传,带浓厚的地方特色,由儿童口中传唱而传承的,不接地气的童谣再多再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。

## 阿火

■文/水无痕

冬天的夜拉得很长,像黑布林水果被划破一点果皮,香甜的果汁喷出来,小镇的轮廓在果香中隐约可见。

出巷子口,路对面老虎灶的屋顶上,两米高钢管子做的烟囱里开出的烟花,在黑暗中跟在长个子的孩子一样,垫着脚尖一跳一跳的往上直串,爆玉米花一样吐出一连串的金玉米粒子,给黑暗中的眼睛几许惊鸿,火红红的像一支红铅笔,笔头尖尖的,寒风一吹火星子很不安分,跳跳蹦蹦直闪,倏忽消失在黑暗之中。靠近烟管口的烟火很旺,纤秀的火身子笔直地站立着,似早起坐在镜前梳妆的女子,清秀端庄。

这簇火像初生的红通通的婴儿,每天早晨睁开新奇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,它在老虎灶的烟囱上长来长去总这么高。是上帝给了她一颗童心,无论天荒地老,她永远年轻。老伯是这簇火的合法监护人,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用一堆柴火点亮她。我在心里给她取了个暖和的名字——阿火。

有许多人从阿火身边经过,行色匆匆看不见阿火,只有与阿火有缘分的人才能看见她的红光。西北风呼呼的,老虎灶屋顶上的阿火成了我的路标,每一天,只要心里有阿火陪着就会感觉暖和些。

天不亮就有人家在放炮仗,在麦田上空回荡,阿火很激动,越长越高,与炮竹的火光比着个子。田埂冻得硬邦邦的,青菜麦子上了一层厚厚的霜花,雪白粉嫩,脚从田埂上不小心滑进菜田,发出清脆的“咔嚓咔嚓”声,肥厚的青菜叶子被踩碎了,霜冻

让大地尘封,很希望阿火能从屋顶走到田边,把受伤的青菜搀扶起来,融化它身上的霜,把它一身的翡翠绿还原出来。

过了十五,月亮和启明星挨得很近,依然朗照着。老虎灶的小屋矮小,大约和姚明差不多高,被毗邻的小洋楼挡住,在月光的阴影里几乎是贴在地上。

簇新的阿火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那样活泼可爱,每天和露珠霜冻一起来到,让看见她的人一点也不觉得寒冷。她像一位智者 and 那位每天用柴火来喂养她的老伯一同苏醒。叫阿火的时候感觉叫公公婆婆般自然。是公公模样的人天不亮就起来点亮了阿火,给了阿火活活的命。

阿火,冬天里每个时辰都受人欢迎的小红人。不仅仅因为她玲珑的身子,卷曲灵动的红舌头,锃亮的眼睛,纤秀的眉毛,热热的笑颜,更因为她怀揣着滚烫的心强有力地逆风中奔跑跳跃,让人的心也跟着热起来,让小河再坚的冰也有融化的时刻,让所有人想到:这世上没有趟不过去的河,没有跨不过去的门槛。

六点多,烟囱上不再有端庄的火苗蹿出,只有星星点点的火星,如天空中亮了一整夜的星星,眼睛睁着有些困乏了,打起了懒洋洋的瞌睡,一眨一眨的,没了力气。阿火的魂化作浓浓的青烟升空,弥漫了整个小镇。人们所说的烟火人生就从阿火开始。在黑暗中妩媚的阿火要回家了,回到一个白昼时人们看不见她的地方,她的隐身不代表消失,而是为了昨日重现。

阿火最旺的时候,年越来越



## 西塘取静

■文/谢伟

一直想在节假日空闲时,出去走走。西塘因行程近,日期短,最终成为入选的理由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,进入西塘已是中午。跟着导游,走在环河的烟雨长廊里,沿途进了一些景点,什么古民宅、民俗馆之类的,印象不是太深。胥塘河两岸多是明清古宅和廊棚,河上有乌篷船,与同行的亲眷欣然登船。在一位年长的艄公缓缓地摇橹中,船儿慢慢地荡开。两岸有人在河边露台就餐,高谈阔论;有人着古装摄影,自得其乐。清凉的河风使躁动的心慢慢静下来,船儿摇啊摇,心随船行,想到了时光交错,想到了平和淡雅,想到了周作人笔下的散文《乌篷船》。

夜灯初上,再次寻访西塘。这时古镇仿佛换上了晚妆,两岸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灯光倒影河面。一边是小店铺热情的招呼声,一边是酒吧高分贝的音乐声。徜徉良久,依然没有找到一处可憩息驻足之所。走走停停

中,看到沿河的一小咖啡店,门额上一牌匾,上书“拾忆”二大字,下书有一行小字:有些事,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心中若有所动,不由自主地迈进去。点了一杯陶盅装的咖啡,盯着桌上一个仿古的小座灯看,那是一个小弯钩上吊着一个镂花的乳白色灯笼,内中点着小小的红烛。此时虽无雅士相和,玉人相伴,无良茗和美酒,但能坐拥一份怡然自得,聊胜于无。

晨起,在腹鸣的催促下,又进西塘。在河边一小吃店的二楼,一边吃早点,一边欣赏河景。河面上似乎有些雾霭,又似乎是缕缕炊烟。古镇此刻好像洗却了朱粉铅华的美人,虽然素颜,却也清新。往来有早起的游客和居民,并不多。“言笑春风一室温,此来何似仰龙门。居然得践空桑约,颇费吟笺与酒樽”。想起柳亚子先生与西塘南社诸子郊游吟诗,一幅西园雅集图恍然眼前。尽管重忆昨日午游西园时,更多的是步履匆匆。